

楔子

現代人無子承歡膝下多得是，但是思想八股的還是大有人在，江家就是那種守舊的家庭，婆婆江李桂枝和丈夫江俊哲都是一個樣，母子倆根本就是一個鼻孔出氣。

平常他們欺負她也就算了，竟然還聯合起來欺騙她，這就真的太過分了。

看著丈夫把小三帶進門，婆婆還幫腔說：「誰教妳蹦不出一個子來，我們江家不能絕後，妳就答應讓倩倩進門待產吧。」

張若曦是個家醫科的醫生，但就算平常忙進忙出，她還是克盡身為妻子和媳婦的職責，她也知道自己沒替夫家生個一兒半女，所以對於丈夫的壞脾氣、婆婆的冷言冷語，她向來逆來順受，但這不代表她沒有脾氣，剛知道丈夫外遇，婆婆馬上又要她接納懷有身孕的小三，她怎麼可能受得了，隱忍多時的怒火，碰的爆發了。

「我死也不會同意讓她進門的！」

「那妳就去死吧！」江俊哲冷冷的嘲諷道。

縱使知道這段婚姻關係早就岌岌可危，可是當丈夫說這句話後，等於徹底把她打進萬丈深淵，也抹殺了她的最後一絲絲希望，偏偏她又做不到成全，她就是無法忍受被夫家人當成傻子。

「我們江家需要子嗣，但也得給孩子的媽一個名分，妳乾脆和俊哲簽字離婚吧，這是妳欠我們江家的。」江俊哲又道。

張若曦不懂，她到底欠了江家什麼？她把婚前存的積蓄都給了丈夫當創業基金，丈夫事業不順，她一肩扛起家計，要說誰欠了誰，也應該是江家欠了她才對。

但是，她又怎能寄望江家會知恩圖報？

「我不會簽字的，絕對不會。」

她不是戀棧江太太這個身分，只是不甘心自己努力經營的家，就這麼輕易的拱手讓人。

「那妳就接受倩倩，她懷孕了，我不可能放著她不管，只要妳真心誠意接納她，她不介意當小的。」這男人還真敢說啊！

張若曦第一次覺得自己非常沒有看人的眼光，當年那個體貼又善解人意的男人早就不存在了，現在的江俊哲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，又或者她以前只是被他裝出來的善良給騙了。

「我介意，你們想要她進門，就請搬出這間屋子。」她也狠下心了。

她倒要看看，當這個男人一無所有，那個女人是否還會死心塌地的跟著他吃苦受罪！

然而她怎麼也沒料到她的選擇，竟讓她賠上了寶貴的生命，這對天殺的男女竟然在她的車子動手腳，等她察覺時，一切已經來不及挽回了。

在車子因為剎車失靈，衝出護欄，向一旁的坡地衝出時，張若曦後悔了，或許她早該放手的，要是當時瀟灑的轉身離去，或許她的命運會有所不同。

如果有再一次選擇的機會，她一定會豪不猶豫的放手離開。

第一章

夜半，寬廣的霍宅安靜得像一座空城，一家大小早早就寢，只有外頭忽地傳來敲鑼打更的報時聲，已經丑時了。

然而這個時刻，還是有獨醒之人，這人踩著輕緩的步伐，一如往常的踱向馨園。

馨園是霍家少夫人劉巧若居住的院子，劉巧若和霍家少爺霍棋佑感情不睦，在生下小小姐霍香寧之後，她就搬進了馨園。

平日會出入此處的，除了劉巧若本人，就只有她的貼身丫鬟春兒，其他人，就連女兒，也鮮少踏足。

這是有原因的。

霍棋佑小時候隨父親到龍江鎮做生意時，認識了家住在龍江鎮的劉巧若，那陣子，他們倆常玩在一塊兒，後來她為了幫他趕走野狗被咬傷了，他因此承諾長大要娶她為妻。

霍父也贊同兒子的勇於負責，便到劉家替兒子訂了這門親事，當時霍棋佑十歲，劉巧若六歲。後來霍家父子回京城，劉家也搬到洵河鎮，由於路途遙遠，幾年下來，兩家也漸漸疏於聯繫。長大後，霍棋佑想起了有這門親事，為了信守承諾，他送上聘禮，得知劉家家境不好，他還派人送去很多銀兩。

他依照多年前的約定，將劉巧若娶進門，洞房花燭當晚，他喝醉了，沒有多加留意她的心情，強要了她，之後她便以死要脅，若他膽敢再碰她，就要當場自刎死在他面前。

事後，他才得知，劉巧若在洵河鎮有意中人，自此，他們就像陌路人，各過各的生活。

但霍宅門第深深，劉巧若過得很不愉快，連當年懷了骨肉，她也一心想要讓孩子流掉，常常捶打自己的肚子，或是跳上跳下的，可是孩子就像當定了霍家的骨肉，最後她只好認命的把孩子生下來。

可是孩子生下來之後，她連看都不想多看一眼，讓人直接把孩子交給奶娘照顧，她完全不聞不問，彷彿孩子不是她親生的骨血。

霍棋佑知道，劉巧若恨他入骨，連帶著也不想要他的骨肉，對劉巧若母女，他總是感到有諸多虧欠，但他是一家之主，拉不下臉道歉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彼此越來越疏遠。

然而他萬萬沒想到，劉巧若最後竟然還是選擇了輕生。

他本以為她是無法再過這樣的日子，可是後來才曉得她是因為接到一封來自家鄉的信函，故友告訴她，她的心上人柳慶雲即將與其他女子成親，她痛不欲生，因而走上絕路。

現在，劉巧若就像個活死人，只留著一口氣，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，但若非發現得早，或許她連這口氣都喘不上來了。

為了不讓下人知道，霍棋佑總是選在這個時候過來看也，夜深人靜的，正好可以毫無忌憚的顯露他最真實的感情。

但今日，他才推開劉巧若的房門，就聽到她在呻吟，彷彿被什麼纏住或者追趕著，聲音聽起來相當痛苦。

是作惡夢了嗎？

霍棋佑猜測的同時，緩步靠向床榻，並且在床沿坐了下來。

在睡夢中的張若曦則是又一次體驗著翻車的恐懼，她想喊救命卻喊不出口，只能不斷地呻吟，突然，她感覺到手心傳來一陣暖意，她就像溺水之人抓住浮木一般，緊緊抓住那溫暖的來源，期盼著有人可以將她從這萬劫不復的境地中拯救出來。

霍棋佑任憑劉巧若緊抓著自己的手，對他來說，她有反應是好事，總強過像個只有呼吸的活死人。或許不久之後她便会甦醒……他是這麼希望的。

但是很快的劉巧若又平靜下來，好似她剛剛的呻吟、激動的反應，都只是一場幻影。

霍棋佑就這樣坐著，靜靜的看著緊閉著雙目的人兒，一直到天空露出魚肚白才起身，來時無人知曉，走時，亦無人察覺。

但他知道，並非無人知曉，一直在他身邊守護著他、那個不擅言詞卻非常盡責的護衛，始終如影隨形。

「石定，可以回去歇息了。」直到回到自己的房門口，霍棋佑朝空中說道，彷彿在自言自語。隱匿在暗處的石定現身了，打躬作揖，恭敬的目送主子進屋，才轉身朝另一個方向離去。

說話聲像是吱吱喳喳的鳥叫，在耳邊起起落落，張若曦聽著陌生的嗓音，實在不知道聲音的主人到底是誰，最後，她決定張開眼看清楚那隻不停吵她的小麻雀。

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淚流滿面又陌生的胖胖圓臉，而且隨著她的視線慢慢往下，她發現這個胖女孩打扮得很奇怪，因為她綁了兩條長辮子，身上穿的衣服很像電視劇裡古人的服裝。

相較於張若曦一臉茫然，胖女孩則是突然破涕為笑，嚷嚷道：「少夫人，妳總算醒了！妳要是再不醒過來，春兒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！」

她剛剛叫她啥，少夫人？她是聽錯了，還是在作夢呢？張若曦覺得應該是後者。

丈夫外遇、小三懷孕的兩個消息都太震撼了，所以她肯定是被刺激過度，才會作這種奇怪的夢，她決定再度閉上雙眼，等睡醒後一切應該就會恢復正常了。

「少夫人，別睡了，萬一妳又醒不過來該怎麼辦？！」春兒怕少夫人又像先前一樣，一睡就是個把月，一直輕推著少夫人的肩頭想要把少夫人搖醒。

張若曦被搖得頭好暈，只好再次張眼制止道：「好了，別再搖了，妳搖得我頭都暈了。」

聞言，春兒馬上停止動作。

這幾個月，春兒每天都期盼著少夫人能夠快點醒過來，可是等啊等的，都要望穿秋水了，少夫人還是不醒，她真的很怕少夫人會一輩子躺在床上起不來。

想到這兒，春兒的心情終於放鬆了，開心的淚水忍不住流下雙頰。

落下的淚珠滴到張若曦的手背上，那溫熱的感覺讓她的心猛地一震，她激動的從床上彈坐起身，仔細的看著眼前的一景一物，越看心越驚，也越來越慌亂。

身為醫生，她遇到過不少疑難雜症，除了自身的感情事以外的事情，她通常都是以非常平靜的心情去對待，但這會兒她卻無法保持冷靜，因為情況實在太弔詭了。

為何眼前的一切看起來，都像電視古裝劇裡演的那樣……古色古香？！

原木的床、硬邦邦的枕頭、稱得上是骨董的家具，窗子竟然是紙糊的！門上還有木栓！連水泥地都沒有！

天哪！這是夢吧？！如果不是夢，這一切該如何解釋呢？

張若曦狠狠掐了自己一下，痛感馬上從手臂傳達大腦，她是有感覺的，而且感覺非常真實，所以這一切都是真的？！

「妳是誰？這裡是哪裡？我為什麼在這裡？」她吶吶的盯著胖女孩問。

春兒錯愕的望著少夫人，一時間不知該如何回答。

幾個月前，少夫人想不開，懸梁自盡，雖然最後被救了下來，可是一直昏迷不醒，連城裡最有名的大夫也來看過了，依舊束手無策。

但少爺吩咐了，要她每天還是替少夫人準備吃食，但是要弄成稀粥或湯，慢慢餵少夫人喝下，如今看來少爺的決定是對的，不但保住了少夫人的命，少夫人也醒過來了。

可是少夫人是不是睡壞腦袋了，要不然她都跟著少夫人四年多了，少夫人怎麼還問她是誰呢？

「少夫人，我是妳的丫鬟春兒啊，妳不記得我了嗎？」

嘆……張若曦差點笑出來了。

她不看連戲劇的，不，嚴格說來，是她根本沒時間看電視，除了偶爾會抽空看一下新聞，其他時間她不是在診間看病，就是做家務，要不就是看專業書籍和看夫家人臉色。

但她多少也會聽到護士們討論哪齣戲很紅、哪齣戲很好看，也知道時下很流行宮鬥劇和穿越劇。八成是她被洗腦得太嚴重了，才會出現這種幾可亂真的夢，畢竟她要真有少夫人的命，就不會被逼著離婚了。

想到這兒，張若曦突然覺得是場夢也不錯，不要醒來也好，免得又要面對江家母子和侵門踏戶的小三。

「看來已經沒事了。」

霍棋佑看似對宅子裡的瑣事滿不在乎，但是只要宅子裡有什麼風吹草動，都逃不過他的法眼，尤其是有關劉巧若的所有事情，一定有人會在第一時間向他通報。

劉巧若醒來這種大事，在她張開眼、春兒大呼小叫的同時，石定就向他報了。

石定是霍宅的護衛，更是他的貼身護衛，也像是他的影子，平常話少得像個啞巴，但是從來沒有遺漏過任何一件正事。

霍棋佑很快便來到劉巧若的房門外，當然也聽到她和春兒的對話，他也同春兒一樣的困惑，不禁想著，劉巧若不是真的把腦袋給睡壞了？

張若曦怔怔的看著起進來的男人。這人……是誰啊？

春兒馬上恭敬行禮。「少爺。」

少、少爺？！張若曦隨即又想到，春兒剛剛叫她少夫人，現在又叫這個長相俊美的男人少爺，這不就表示……表示……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吧？

她不用照鏡子就知道自己現在的表情絕對參雜了不解、訝異、驚慌，有沒有人可以告訴她，現在到底是在演哪一齣啊？

霍家老爺過世後，由霍棋佑接掌家業，他不但有經商的天賦，而且學識淵博，李敦坐上皇位之後，幾次勸他參加科考進宮為官，但他受不了大臣之間的爾虞我詐，也看不慣他們那種虛與委蛇的嘴臉，他甚至當著皇上的面表示只願從商不願當官。

皇上當然拿他莫可奈何，只能允了他的任性，但卻不讓他和皇家完全切割，故把皇宮內院的內需都交給他的商行負責，御賜為皇商。

其實霍棋佑和當今皇帝很早就認識了，霍棋佑小時候不識李敦是太子，有一回兩人在市集上為了一幅筆墨差點大打出手，沒想到不打不相識，他們反倒成了摯友，常常相約吃飯喝酒，更結為拜把兄弟。

霍棋佑知道相國何廣倚仗先皇給的權力干擾朝政，皇上有心想削弱相國的勢力，需要富可敵國的霍棋佑當他的金錢後盾，霍棋佑二話不說允諾了，但表面上，他們並沒有公布他們的關係，他人因而誤以為皇上讓霍棋佑當皇商，多少有牽制霍棋佑的用意。

相國也是這麼認為，得知霍棋佑和結髮妻感情不睦之後，便極力撮合庶女何綺凰與霍棋佑的婚事，想藉此拉攏霍棋佑為己所用。

起初霍棋佑是不願意的，但後來皇上說了，或許可以藉此機會扳倒何廣，霍棋佑才勉為其難讓何綺凰入了霍家門，成了他的妾，當然，他會答應還有另一層用意，他是想藉著何綺凰來刺激一下劉巧若，希望她能吃醋，激起她對他的重視。

結果當然是失敗的，劉巧若始終不在乎。

她一直對他視若無睹，不管他寵愛誰，她始終不當一回事，她的心就像一灘死水。

他知道她恨他，也視他如毒蛇猛獸和掠奪者，因為知道自己在她眼中是如此不堪，所以他也只能假裝不在意她，哪怕明知道她被何綺凰欺負，他也不曾插手制止。

可是現在，他發現劉巧若竟然正眼看他了，她清澈的眸光中有他的身影，這還是第一次，她的眼中有他的存在，這讓他感到莫名的雀躍。

張若曦看著他，試著解釋道：「這是個誤會……我不是這個人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是我，不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是這個身體的主人。」

聽到她這麼說，霍棋佑方才的喜悅瞬間消失。怎麼，她漠視他不夠，還要耍著他玩嗎？

他難掩憤怒，語氣不自覺變得冷淡，「我對於妳是不是妳那種事情絲毫不感興趣，既然妳醒過來了，我的責任便了了，以後照顧好自己的身體，不要再做出令我難堪的事。」

他的口氣令張若曦倏地渾身發冷。這個男人真的是原主的夫婿嗎？怎麼態度這麼冷淡？

只是話說回來，如果他和原主的感情不好，倒也是件好事，她可以少去不少麻煩，況且她到現在還無法消化自己突然穿越到古代的衝擊。

張若曦脫口回道：「慢走，不送。」

霍棋佑怔愣了半晌，隨即轉身拂袖離去。

「生氣了？」她看見他轉身時，那張漂亮俊朗的臉蛋上的表情，分明就是被激怒了，但明明是他先耍冷的，她都沒生氣了，真不知道他在不滿什麼。

不過很快的，她的注意力就被躲在門旁的小女孩給吸引過去。

小女娃約莫四歲大，長得圓潤可愛，但個性膽小，一直躲在奶娘的身後不肯上前，即便奶娘和春兒一直鼓勵她快去同娘說說話，對，娘就是指她，小女娃還是動也不動。

張若曦困惑極了，這到底是怎樣的一戶人家，夫妻感情不睦，連母女也顯得非常生疏，難道這就是古代大戶人家的真實狀況？

的確有可能，據說古代人都三妻四妾、兒女成群，有些夫人成天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，孩子都丟給奶娘和丫鬟照顧，自然無法和孩子培養什麼深厚的親情。

但就她看來，這可是非常不正常的。

在現代世界裡，哪個小孩不黏父母，就連她這個蹦不出半個子的女人，都渴望當媽渴望到有點失心瘋，常常看見病人帶小孩來看病，她就會和小孩先玩一下才開始看病。

想到這兒，張若曦想要和「女兒」親近親近，她下了床，才發現身上穿的衣服幾乎拖地，她一個沒注意，踩到了裙襬，差點整個人往前撲倒。

在春兒的驚呼聲中，她勉強站穩步伐，再緩步走到小女娃面前，彎身笑問道：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方才她只聽到奶娘和春兒喚小女娃小小姐，她不曉得小女娃的名字。

聞言，奶娘和春兒驚愕的面面相覷，卻又沒膽子多問。

少夫人從前就待人很冷漠，對丈夫、女兒如此，對下人也是，唯一值得慶幸的是，她不會像二姨娘那樣虐待下人。

當然她們也不會像大宅子裡的其他下人一樣到處亂嚼舌根，因為這宅子裡的人都知道，霍棋佑和劉巧若感情不睦，劉巧若對霍棋佑冷若冰霜，霍棋佑也對側室欺凌結髮妻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，所以大家都認為，劉巧若不得少爺歡心才會被冷落。

少夫人不受寵，她們這些服侍少夫人的下人地位更是整座宅子裡最低下的，所以少夫人的事，其他人知道得越少越好，她們也不會笨得自找麻煩。

不過有一點很奇怪，過去少夫人對小小姐的態度一直很冷淡，但這會兒少夫人卻溫柔的衝著小小姐笑。

雖然小女娃一直拒人於千里之外，但是張若曦並沒有因此放棄拉近與小女娃的距離，她自認是很受小孩歡迎的醫生，沒道理會被小女娃討厭。

「我桌上有果子，妳要不要吃？」

霍香寧望了一眼屋內的桌面，過了許久才搖搖頭。

她對果子沒多大興趣，但是目光卻不自覺的一直瞅著那盤看起來美味可口、也比較吸引她的甜糕餅上頭。

張若曦因為修過心理學，她觀察了一下小女娃的眼神，馬上就猜到小女娃在想什麼，她直起身，走到桌前，端著那盤甜糕點又走回到小女娃面前，再彎下身詢問，「想不想吃糕餅？」

霍香寧眨了眨眼，還是沒有開口。

張若曦也不勉強，她拈起一塊糕點遞向小女娃。「吃吧，等妳以後想跟我說妳的名字，再告訴我就行了。」

霍香寧年紀雖小，但是她也看得出來眼前的娘親不太一樣了，以前她怕娘親，是因為娘親都不對她笑，現在不一樣了，娘親竟然對著她笑，而且笑得好溫柔。

如春風般的笑容瓦解了霍香寧的懼怕，她伸出小小的手，接過那塊甜糕點，開心的吃了起來。

看到小女娃那麼開心，張若曦的心也跟著一暖，這一刻，她突然覺得活著真好，只要活著，肯定就會有好事發生，至少此刻，她真的很感謝老天爺可以讓她們有機會體會一下當娘的感覺。

就算是夢、就算短暫，她都想好好的抓住這一刻。

保持距離不代表不在乎，不見面也不代表不聞不問，自從劉巧若甦醒之後，霍棋佑對她更加關注。他怕她又想不開，除了命春兒時刻注意她的情緒起伏和安危，還讓石定隨時在暗處盯著，並向他報告。

可是聽到石定的回報，他除了錯愕還是錯愕。

石定告訴他，馨園一整天笑聲不斷，少夫人教小小姐習字讀書、陪小小姐玩耍，兩人還打雪仗，少夫人還會唱歌哄小小姐睡覺，而且少夫人的歌聲很美，唱的曲子他連聽都沒聽過。

「你在發夢嗎？」

看到石定搖搖頭，霍棋佑也知道自已這話是問得太快了，但這樣的情況實在太匪夷所思了，石定說的那些事情，劉巧若從來不會做，她的表情向來如冰一般冷冽，她對女兒，除了冷漠，沒有任何情感，更準確一點來說，霍宅的一切，都不入她的眼和她的心。

為了親眼看看劉巧若的改變，霍棋佑起身踏出了書房。

馨園在他居住的東廂房的後方，需要越過三道長廊才能抵達，離東廂房有一段距離，就像他和劉巧若的距離，有些遙遠。

他不厭其煩的繞過一道又一道的長廊，頂著飄落的雪花，經過一座小池子，來到馨園。

霍棋佑人都還沒走進去，就聽到了陌生的笑聲，如銀鈴般清脆悅耳，讓他不由得又上前了幾步，接著是一陣歌聲飄入耳裡，他的心彷彿被勾了一下，悸動不已。

果真如石定所言，那是聽都沒聽過的樂曲，但是清新好聽，就像暖暖的春風，在寒冽的冷冬注入一股暖意。

如果他和劉巧若的關係不是這樣僵，如果他也能同她和女兒如此開心相處，是何等美好愜意的事情啊，不自覺的，他起了一絲遐想，本想走進去，卻猛地想起她曾說過，他若打擾，必以死相報，腳步瞬間一頓。

逼不得已，他只好隔著牆，聽著裡面的對話——

「娘親，這玩意叫什麼？」

「捏麵人。」

「怎麼個玩法？」

「就隨意捏，想捏什麼就捏什麼。」為了拉近與霍香寧的距離，張若曦花了不少心思，除了教霍香寧識字，也想出自己小時候玩的玩意兒，但怕太過新穎引人懷疑，她刻意找些古代就流傳的遊戲，例如踢毽子，或者做做竹蜻蜓。

方才她讓春兒去廚房要了些麵粉，再用一些可食用的花卉做染料，雖然顏色不多，但還是可以做出幾種色彩。

捏麵人她是不在行，不過和小孩玩耍，也不需要太較真，隨便捏個葉子、花瓣，霍香寧就看得津津有味，也很有興致的自己動手做。

「我捏了一朵花！」霍香寧照娘枕教的，用紅色麵團捏了花瓣，用黃色麵團捏了花蕊，再用綠色麵團捏了葉子，做了一朵花。

張若曦輕撫了下她的頭，點點頭笑道：「做得真好！」

霍香寧一聽，開心的咯咯直笑。

霍棋佑從沒聽女兒笑得這麼歡快過，她總是怯怯的躲在奶娘後面，連喊他一聲爹，也能令她渾身發抖，他雖然對女兒感到愧疚，卻因為平日實在忙碌，加上又不知道該怎麼和女兒相處，只能讓情況僵持著。

妻子和女兒的笑語聲，讓他實在好奇，引領著他鼓起勇氣舉步，可是當他正要越過拱門的門檻，就看見總管曲少寰從左側走來。

「何事？」霍棋佑低聲詢問。

「那位請少爺過去一敘。」

霍棋佑點點頭，先讓總管退下後，他又留戀的看了院內一眼，這才轉身離開。

何綺凰的母親是何廣的第六個妾，她從小在相國府被欺負，個性變得極為陰沉狠毒，她一直在等待機會報被欺凌的仇。

她表現得端莊有禮，琴棋書畫樣樣學，可私底下卻和舅父走得很近，想從舅父那邊獲得一些人脈。她的舅父看似是個安分守己的小生意人，實際上卻做著人口買賣的勾當，她嫁進霍家後，積極推薦舅父，成功說服霍棋佑安排舅父到霍家的碼頭當監工。

表面上，她是替經商失敗的舅父謀一份安穩的差事，實際上，舅父是在替她與父親幹些見不得人的差事，舉凡她看不順眼的人事物，她就會請舅父替她解決。

嫁進霍家，也是她自告奮勇的，雖然霍家大業大，可是她的嫡姊妹並不想嫁人為妾，她便逮住了這個機會。

嫁入霍家當妾其實沒什麼不好，至少她的地位比在相國府時高了一些，在霍家，沒人敢惹她不高興，可是還是有些讓她不順心的事，例如劉巧若母女的存在。

本來這陣子劉巧若昏迷不醒，她省心多了，但一聽到劉巧若醒了，她又開始感到心煩意亂。

打從何綺凰進了霍家，便處心積慮的要弄走劉巧若母女，劉巧若不管事，她雖落得輕鬆，但是霍棋佑表面上對她極好，卻從不在她的宅院過夜，為了討好霍棋佑，她還主動表示要照顧霍香寧，可是那個小丫頭真的很不討人喜歡，無論她怎麼誘哄，小丫頭就是不肯和她親近一些，再加上小丫頭長得太像劉巧若，害得她每次看見小丫頭就來氣。

不過她當然不會笨到明目張膽的欺負霍棋佑的心頭寶，她會故意找人修理霍香寧，要麼讓她無端被東西割到，就說小孩自己貪玩，要麼就讓她無端落水，林林總總的手段，理由總是離不了小孩本身頑皮，要不就是幫忙照顧孩子的下人笨手笨腳。

何綺凰也擔心那些受處罰的下人會去霍棋佑面前亂嚼舌根，她便拜託舅父趁著她派下人外出採買物品時，神不知鬼不覺的處理掉不聽話的下人，然後在霍棋佑準備追究的時候，謊稱下人畏罪逃了。

無奈霍香寧的命韌得很，不管她用了啥法子，都弄不死她。

再說劉巧若吧，她故意讓舅父派人偽裝，從劉巧若的家鄉送來信函，謊稱劉巧若的心上人要娶妻了，目的就是刺激劉巧若，看她是否會回洵河鎮找情郎，沒想到劉巧若的反應比她想像中的還要好，竟然懸梁了，她都還來不及高興，哪知劉巧若居然沒死，命硬得讓她捶胸頓足。

更慘的是，劉巧若若是一輩子像個活死人倒也省事，偏偏現在又醒了過來，害得她的心情也變差了。

心情差，就想找人麻煩，所以她讓人去把霍香寧帶過來，還不許奶娘跟著。

等霍香寧來了，她就特意叫人去端了滾燙的熱湯，然後極盡所能的表現出慈母的模樣，對著霍香寧說：「寧兒，這是姨娘特地命人燉的湯，快點喝了吧。」

霍香寧驚懼的看著姨娘，每次只要和姨娘在一起就會受傷，幾次之後，她不敢和姨娘靠得太近，就像現在姨娘叫她，她也不敢走上前。

何綺凰見她遲遲不挪動腳步，開始有些不耐煩了。「姨娘喚妳呢，怎麼不過來？」

「寧兒……想去娘親那……」霍香寧怯怯的問道。

何綺凰一聽，眉頭立刻擰了起來。「姨娘可比妳娘親對妳好多了，妳娘親根本不想理妳，妳去做什麼？！快些過來，別惹姨娘不高興。」

見霍香寧還是不肯動，何綺凰對一旁的丫鬟使了個眼色。

丫鬟馬上上前抓住小小姐的手臂，硬把小小姐抓到姨夫人跟前。

何綺凰接著又看了桌上那碗熱騰騰的湯一眼。

這個丫鬟雖然是新來的，但是伺候姨夫人已久的秋香早就提點過，所以她大略知道姨夫人的意思，她把小小姐拉到桌前，看似要端湯給小小姐喝，卻故意手滑打翻了湯，熱騰騰的湯就這麼灑到小小姐的身上。

霍香寧痛得大聲哭喊，「疼啊！疼啊！」

何綺凰和屋內的幾個丫鬟們冷眼旁觀，過了許久，何綺凰才假裝罵道：「怎麼那麼不小心，妳看，妳把小小姐給燙著了！還不快去請大夫！」她說是這麼說，可是唇角卻勾起一抹殘忍的笑。

大多時候，為了避人耳目，皇上和霍棋佑都是派身邊可信之人傳遞消息，但偶爾皇上會溜出宮來找霍棋佑，兩人也有極為隱密的固定密會之處。

皇上已年過三十，但生著一張娃娃臉，看起來仍像個青年，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沉穩一點，平常的他總是蓄著鬍子。

這會兒，皇帝打扮成滿頭白髮、滿臉白鬚的老翁來到相約地點。

此處位於城內一隅，前屋以賣字畫做為掩護，且掌櫃的相當挑剔，他看順眼的客人才會進門，但其實掌櫃的是霍棋佑的人，會這麼刁難，只是為了不讓閒雜人等隨意進入；後屋則是和另一棟屋子相通，只要出了後門，鑽進另一棟房子，再出大門，就是另一條街道。

當然，霍棋佑和李敦不會同時從同一處入口進入的。

「找我何事？」縱使面對的是皇帝，霍棋佑的態度依舊不卑不亢，更沒有一絲諂媚。

「我們許久未見，就不能和顏悅色的問問我最近過得好不好嗎？」為了配合自己目前的角色，皇上故意把嗓音壓低，像個中氣不足的老頭子。

「你是來找我閒話家常的？」

「自然不是。」

「那又何必多說廢話？」

皇上嘆了口氣，拿他沒轍了。「整日待在宮裡，悶得都快生病了，陪我找點樂子會少你一塊肉嗎？」敲敲皇上放在一旁、上頭寫著「鐵口直斷」的旗幟，霍棋佑哼了口氣道：「若閣下哪天打算不再當皇帝，改當江湖賣藝的，在下絕對樂意捧場。」霍棋佑依然不改冷酷本色。

皇上嘆了口氣道：「你若真當我是皇帝，至少也該有點分寸，朕可未曾見過你向朕行大禮。」

「原來閣下是想讓在下行君臣大禮，那簡單呢，宣我進宮不就得了。」人前，他的確會賣皇帝老爺一下面子的，但人後嘛，大可不必，且他也不認為李敦真的在乎這些禮數。「有話直說吧，說完快快回宮去，免得被有心人發現你我的關係。」

李敦是個不錯的皇帝，若要說有什麼缺點，就是有時不夠深謀遠慮，就像現在這樣，想到就溜出宮，若不小心被何廣發現，那麼他們過去的努力就前功盡棄了，而且很難保證何廣不會趁李敦在宮外時對他下毒手。

「以後還是少溜出來，有事情交代無影來聯繫便可。」

無影是皇上的密使，專門替皇上跑腿，並在宮外暗中搜集大臣不法情事。

「這你就不懂了，我是明君，自然得微服出宮，親自體恤民情，如此才能懂得民之所願、民之所想，再說，有無影在，我何須擔憂。」

無影也是霍棋佑訓練出來的，能力多強，霍棋佑自然比誰都清楚，但就算無影武功高強，也難保不會有任何閃失，還是小心為上，但皇上的任性又不是這一、兩日的事，他以前就常跑出宮，霍棋佑也知道這樣的叮嚀他肯定聽不進去。

「所以你是來體恤民情的？快去，不送。」

「霍棋佑！」李敦氣得都要跳腳了。

「好了，不逗你，你這趟來，要的應該是這個吧。」霍棋佑從衣兜裡拿出一封信函遞給他。

「真的到手了？」皇上飛快拆開信函，看見裡面的紀錄，眉頭馬上皺起來。「這個何老賊，一邊讓眾大臣替他說話，證明自己是最忠君的臣子，私底下卻大量招募私家兵，他這是想起兵造反嗎？！」

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早有異心，與其浪費力氣生氣，倒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削削他在朝中的勢力，至於宮外的問題，我會替你處理，你大可放心。」

「你有何良方？」

「定個律法。」

「怎樣的律法？」

「各官宦臣子的私家護衛，每戶不得超過十五名，以此限制各官宦大臣的軍力，每戶人家家中武器必須遞上數量紀錄，若查發現數量不符者，一律充公。」

皇上讚嘆的看著霍棋佑，他不當官為國之所用，真的很可惜，不過話說回來，他在暗處幫忙出錢出力，也和為國所用沒兩樣，這麼一想，皇上心中的陰霾馬上又一掃而空。「應該有不少人會跳腳。」

「只有如此，他們才會露出馬腳。」

那些心懷不軌之人，若不想繳械，又想繼續壯大自己的勢力，必然會開始往暗處移動，他便可以趁此機會掃除那些足以危害國家的私人力量，這就是他能幫得上皇上、也幫得上黎民百姓最好的法子。

「老賊肯定不會乖乖聽話的。」

「還是有法子可以挫挫何廣的銳氣，若是卸掉何廣的左膀，你說老賊會不會跳腳？」霍棋佑再送上一份帳冊。

皇上一看，忍不住笑了。

「這個好！」

第二章

劉巧若很喜歡霍香寧這個孩子，霍香寧才被奶娘帶離開馨園沒多久，她就迫不及待想再看看她，可是當她來到霍香寧的寢房，才知道霍香寧被燙傷了，白皙的小手又紅又腫的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剛剛不是還好好的嗎，為何會傷成這樣？！」見霍香寧縮在床上一直哭，張若曦心疼極了，連忙坐到床邊把她抱進懷裡，輕輕拍撫著她的背。

幾名丫鬟沒人敢回話，奶娘支吾了半晌才道：「姨夫人煮了碗湯給小小姐喝，小小姐不小心打翻了，所以……」

小孩子打翻東西很正常，但是張若曦看奶娘的表情，總覺得另有隱情，她連忙捲起霍香寧的袖子，就見她手臂上青一片、紫一片的，怵目驚心，她的第一個念頭就是，霍香寧被虐待了。

為了弄清楚真相，張若曦又問：「這些傷是誰弄的？」

「小小姐自個兒摔傷的。」

「說實話！不然我就報……」警字差點脫口而出，張若曦連忙改口，「再不說實話，我就報官！」奶娘一聽，連忙跪地求饒，「少夫人，奴婢真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小小姐只是去了姨夫人那兒……」

姨夫人……嘖，原來霍棋佑還有小老婆啊！

哼，她在現代的婚姻有小三亂入，沒想到穿到古代了還要對付小三，難道這是她的宿命嗎？但不管大人之間有什麼感情糾葛，都不應該牽扯到小孩子身上！

張若曦向來追求和平，也不喜歡吵架，但是她無法接受大人拿小孩子當出氣筒，她決定要去找那位姨夫人理論理論。「馬上帶我去找姨夫人！」

「少夫人，別了吧……」奶娘馬上勸道。

姨夫人脾氣不好，幾乎所有下人都吃過姨夫人的苦頭，去了是自找麻煩。

「妳們是真心視我為少夫人嗎？還是嘴裡隨便喊喊好玩的？！」不得已，張若曦只好板起臉，端起少夫人的架子。

奶娘還是第一次看到少夫人生氣，連忙起身領路，春兒則扶著少夫人跟上。

何綺凰的院子在西廂房北邊的凰園，得先繞過寬廣的後花園，三人剛好在後花園的池子旁遇到了何綺凰。

見到何綺凰，春兒和奶娘都往後退了一大步。

這幾年劉巧若不受寵，何綺凰一進門，整個霍宅就像是何綺凰的天下，大家都怕何綺凰，何綺凰也不曾把劉巧若母女放在眼裡，這後花園有她在，其他人通常都得迴避，其中自然包括劉巧若母女。

「姨夫人……」春兒和奶娘怯怯地喚道。

張若曦看到兩人的反應，微微挑眉，原來就是這個女人，怎麼，她有這麼可怕嗎？

「原來是姊姊啊。」

她的聲音尖銳、語氣又酸，張若曦一聽，頓時覺得整個人好不舒服。「你就是姨夫人？」

張若曦上下打量著她，據說在古代要看一個人是不是富貴榮華，看對方的打扮和身上的飾品大概就能猜出一二，而這位姨夫人，雍容華貴，自不在話下，堪稱貴女，氣勢比原主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難怪下人們怕她怕得要命。

「姨夫人是下人們叫喚的，姊姊就叫我綺凰吧。」何綺凰假裝認分的道。

張若曦懶得和她說這麼多，劈頭就問：「寧兒身上的傷是不是妳打的？」

「冤枉啊！我疼那孩子都來不及了，怎可能打她，姊姊是不是誤會什麼了？」何綺凰故作委屈的道。

雖然是第一次見面，但不知怎地，張若曦就是覺得何綺凰現在的和善都是裝出來的。

「姊姊不是一向對孩子不聞不問，怎麼這會兒又表現得那麼在乎了？敢情是醒來之後轉了性了？」

「妳說實話，孩子身上的傷是不是妳弄出來的？」

「我都說了與我無關，我還有事情要忙，不陪妳胡攪蠻纏了。」

「妳不能走，我們把話說清楚！」張若曦急著要問清楚，下意識出手拉住了何綺凰。

秋香見自家主子用力掙扎，連忙上前幫忙，雖然她順利讓少夫人鬆了手，卻也害得自家主子一時重心不穩，跌進冰冷的池水裡。

「救命！救命啊！少夫人殺人了！少夫人殺人了！」秋香看見自家主子落水，馬上大聲嚷嚷。

真是欲加之罪啊！張若曦突然覺得，這世界似乎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美好。

最後是張若曦跳下冷得足以凍死人的寒湖中，把何綺凰救起來的。

何綺凰只吃了幾口冰水，卻假裝病重躺在床上不起，還讓大夫把她的症狀講得好像僅存一口氣。

霍棋佑回府，一得知何綺凰落水，便把劉巧若和當時在場的人都喚到廳堂，詢問事情經過。

秋香一口咬定是少夫人想要殺害姨夫人，還哭哭啼啼的說姨夫人病得有多嚴重。

不過霍棋佑並不擔心何綺凰，他反而比較在意一直悶不吭聲的劉巧若。

怕她在寒湖中待太久身體受不了，他讓下人搬來了椅子讓她坐著，又多拿來了兩個火爐放在她面前讓她暖身，再讓下人送上一碗暖呼呼的薑湯。

「少爺，姨夫人正病著，少爺要不要去瞧瞧？奴婢覺得姨夫人真的太可憐了，姨夫人明明沒欺負小小姐，可是少夫人卻一直冤枉她，還推姨夫人下水，真是欺人太甚！」

張若曦冷冷的看著秋香跪在那裡自導自演，受不了的想，何綺凰目中無人，連她的丫鬟也是非不分，看來就算她不惹人，還是很難置身事外。

「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？」霍棋佑再次問道。

張若曦表情嚴肅的道：「我沒推她，是她和我拉扯，結果我一鬆手，她就落水了，說起來，我還是她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我跳下去救她，她可能真的會淹死。」

「明明就是少夫人把姨夫人推下水的，少夫人可以叫春兒來說說啊，看是誰說的才對。」

「好啊，春兒，妳告訴少爺，當時情況是怎麼樣。」張若曦心想，春兒好歹是原主的丫鬟，這幾天相處感覺也沒什麼心眼兒，應該不會站在何綺凰那邊。

春兒怯懦看了看少夫人和少爺，遲遲不敢開口。

「春兒，妳說，當時的情況究竟如何。」霍棋佑沉著臉命令道。

春兒身子一縮，頭垂得更低了。

「快說！」霍棋佑的嗓音又冷了幾分。

「奴婢沒看清楚。」春兒嚇得臉色都慘白了，身子幾乎要貼到地板上。

聽到春兒這麼說，張若曦難掩震驚的瞪大眼睛瞅著春兒，但很快的她就想通了，大宅子就等於迷你版的戰場，她怎麼會天真的以為只要憑藉事實就能站得住腳，再加上春兒這麼怕何綺凰，只是何綺凰威脅個幾句，春兒自然什麼都不敢說。

她只慶幸春兒不像秋香那樣信口開河，但她不敢再寄望有誰會替她作證了。

「妳有何話要說？」霍棋佑轉頭看向劉巧若，表情深沉的問道。

「我說得再多，恐怕也無濟於事，你只管告訴我，你想怎麼處置我。」

她當初就是因為衝動爭論才會喪命，她本以為是老天爺可憐她，讓她穿來古代重活一次，但顯然在這個世界，並沒有比較好，原主不討人喜歡，又沒有靠山，還能指望什麼呢？

「妳先回房吧，決定如何，我會讓人告知妳。春兒，扶少夫人回房。」

「是。」春兒應了一聲，馬上起身攙扶著少夫人回房。

石定其實早就將事情經過如實向霍棋佑稟報，霍棋佑會刻意問劉巧若，不過是想聽聽她的說法，但正如他猜測的，她依然一副天塌下來都與她無關的表情。

從以前便如此，面對他時，她總是漠然，有時候他真來氣了，想狠狠懲治她一番，但又狠不下心，下不了手。

只是這回，事關何綺凰，他想息事寧人，怕是何綺凰也不會善罷干休。

就像大夫說的，何綺凰沒大礙，但她卻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賴在床塌上，擺明就是要讓劉巧若好看。

他不想助長何綺凰的氣焰，平常她已經夠盛氣凌人了，為了取信何廣，他也配合著作作戲，好讓他們父女倆以為何綺凰在霍府的地位是高人一等的。

可這回，他實在不太想理會，拖了大半天還是沒有任何舉動，直到曲少寰提醒他，他才懶懶說道：「讓人送些補品到姨夫人那兒去，她需要什麼，都讓人送去，別讓她把事情鬧大。」

他假意討好何綺凰，全是為了大局著想，目的就是安她的心，免得她把事情鬧到何廣那裡去。

但顯然何綺凰早了一步，曲少寰還沒走出廳堂，家丁就前來告知，「少爺，何相國來訪。」

一想到何廣那張詭譎難測的笑臉，霍棋佑忍不住皺起了眉頭，這個老賊，棘手又麻煩，偏偏他不想見，卻不得不見，但為何他這麼快就收到消息了？秋香並未外出，看來宅子裡還有其他人在替何綺凰傳話。

「少寰，宅子裡的人，得稍做整頓了。」

這是他的地盤，就算假裝讓何綺凰擁有點勢力，並不代表他可以容忍有人把宅子裡的事兒向外遞消息。

「是。」曲少寰恭敬應道，接著他小心翼翼的問道：「那何相國……」他可不敢隨便揣測少爺的心思。

霍棋佑也明白何廣向來當霍府是他的地盤，就算曲少寰有心擋人，怕也只是力不從心，只是他都還沒吩咐下去，何廣便已來到大廳。

霍棋佑向曲少寰使了個眼色，曲少寰向何相國行了禮後，便先行退下。

霍棋佑掛上奉承的面具，努力微笑道：「岳丈大人風塵僕僕前來，小婿有失遠迎，失禮了。」

「我聽聞綺凰落水了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」何廣一臉關切的道。

「是出了點小意外，已經請大夫看過了，說無大礙，只需要多加休息，過兩日便能恢復精神。」

「只是小意外？可我聽到的好像並非是意外，而是人為的，莫非賢婿有心護短？」何廣面色一沉，不悅的道。

他本以為劉巧若是個無足輕重的角色，在霍府不受寵，也沒有少夫人該有的地位和權勢，但是這一年多來，見霍棋佑雖寵愛自己的庶女，卻不願意和她同床共枕，以致庶女至今仍未有個一兒半女，他認為，追根究底，還是和劉巧若母女脫離不了干係。

而這一次，劉巧若竟然敢當面和庶女起衝突，同時激起了庶女的憂患意識，她便讓人到相國府通風報信，希望藉由他這老丈人的身分，向霍棋佑施點壓力，最好能讓他直接休了劉巧若。

老奸巨猾的何廣心底打著什麼主意，霍棋佑是清楚的，只是平日他假裝無所察覺，讓他們父女在他的宅子裡拿點喬，但他沒料到劉巧若這回會自己跳進何綺凰的圈套，他知道這對父女一定會藉著此事大做文章，若順了他們的意，他心底不舒坦，可若是不讓他們得逞，何廣又會有所懷疑，這分寸拿捏，真教他有些傷神。

想到這裡，他未免也對皇上有些微詞，沒事盡讓他做些吃力不討好的活，看來這些帳以後可得好好同皇上算清楚了，絕對不會是一張免死金牌就能了事的。

「賢婿，雖然你的家務事我不該過問，但是這次真的過火了，我的閨女可是我的心頭肉，她要是有個閃失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教我情何以堪？你無論如何都該給我個交代。」

「小婿一定會處理妥當。」霍棋佑表面恭順，心裡卻忍不住重重嘆了一口氣，看來這次得委屈一下劉巧若了。

一回到寢房，春兒馬上雙膝一曲，跪了下來。

雖然少夫人以前對她不是很好，但也不至於像姨夫人那樣虐待下人，而且近日少夫人的個性完全改變，對每個人都和藹可親，有好吃好喝的一定都會和他們這些下人分享，所以剛剛在少爺面前陷害少夫人，讓她覺得非常羞恥。

「妳這是做什麼，快點起來。」張若曦急忙道。

「春兒對不起少夫人。」春兒極為愧疚的道。

「那妳就說說是怎麼回事吧。」張若曦輕嘆了口氣道。

「姨夫人派人來說了，要是春兒幫了少夫人，就要把春兒趕出去，可是春兒不能被趕出去……我娘生病了，需要我攢銀子回去給她看病……春兒真的不是故意陷害少夫人的……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張若曦點了點頭，臉上沒有一絲怒意。「起來吧，這事不怪妳，妳也是有苦衷的，我能理解。」

春兒聽話的站起身，卻突然號啕大哭。她萬萬沒料到少夫人的心胸如此寬大，竟然連罵她一句都沒有，待稍微冷靜下來後，她深深覺得不該為了自己的事害得少夫人被誣蔑，她豁出去的道：「春兒這就去向少爺解釋清楚，不能讓姨夫人誣陷少夫人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張若曦連忙阻止。

「少夫人……」

「就讓他們那樣認為吧。」

「不可以啊！少夫人明明什麼也沒做，還好心的救了姨夫人。」

「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會被誤解。」不過張若曦很想知道霍棋佑會如何處置自己，他不是個可以輕易看透的人，她無法猜測他的想法。「少爺平常都是怎麼處置犯錯的人呢？」

「要看犯的錯是大是小。」

張若曦一聽，不禁皺起眉頭。慘了，落水的是何綺凰，她可是掌中饋之人，更別說何綺凰還是霍棋佑的寵妾，說不準她得被抽個幾鞭……想到這裡，她又問道：「有棉花嗎？」

「棉花？」

「嗯，有的話去幫我拿來，越多越好。」她可不想被抽得皮開肉綻，在衣服裡多塞幾層棉花，應該能多點保護吧。

「這會兒春兒也不知道該上哪兒去替少夫人找棉花，不過真急著要的話，倒是可以把棉被裡的棉花抽出來湊合。」大宅子裡棉被多著，抽出個一、兩件，也沒人會說話的。

「那還不快來幫忙。」張若曦說完，就要春兒幫忙一起拆棉被。

但是張若曦還沒來得及把棉花塞進衣服裡，霍棋佑就來了，問的是，還被他看到滿屋子的棉花團。

「這是在做什麼？」他錯愕的問。

春兒一看到少爺來了，嚇了一跳，行了禮後馬上退到一旁。

張若曦當下真的有股衝動想挖個洞把自己給埋了，不過她很快就鎮定下來，淡然的回道：「想幫香寧做個小布偶。」她總不會笨得老實說是因為害怕被抽鞭子。

霍棋佑微挑起眉，又是怪事一件，先不說要做布偶給女兒，她連替女兒縫製一件衣物都沒有，不過話說回來，自從她醒來後，不對勁的舉動實在太多了，但最奇怪的還是她和何綺凰槓上這件事兒。

思緒轉到這兒，他這才想起來找她的目的，他向後一甩長袍衣襬，坐到桌前，並要她也坐下來，這才說道：「我來，是要告訴妳，妳得為自己莽撞的行為付出一些代價。」

「喔。」張若曦平靜的問道：「你打算抽我幾鞭？」

「抽鞭？」

「不是嗎？還是你打算直接給我一紙休書？」說完，張若曦突然想到霍香寧，連忙補充道：「我先說了，就算你要休了我，我也要把香寧帶走。」

既然霍香寧的親生父母不疼她，那就讓她來照顧她，她可不想把小孩留在這裡讓何綺凰虐待。

霍棋佑卻誤會她的意思，以為她是故意惹事好讓他休了她，他突然一陣惱怒，倏地起身，一把抓住她的臂膀，口氣不善的道：「我說過了，我不會休了妳，過去不會，以後更不可能，所以妳趁早死了這條心吧！」

其實小時候他們處得挺開心的，她小時候很愛笑，還常常帶著他四處玩，所以當他知道劉家允了這門親事，他其實很開心。

後來長大了，他沒看上過任何女子，因為他一直認定她便是他此生的結髮妻子，即使後來知道她心裡有其他人，他也無法放手。

可是當她尋短見昏迷時，他不是沒想過等她清醒後，要放手讓她離開。

但是經過這幾日的觀察，他又不想讓她走了，他喜歡她現在的樣子，喜歡她和女兒在一起的歡樂笑聲，也喜歡她像隻護衛小雞的母雞，和強大的老鷹奮戰。

「痛！」張若曦低呼一聲。

他被他的怒氣嚇到了，還有他那霸氣十足的目光，差點讓她的心從胸口跳出來，因為他的目光除了憤怒，還有……佔有慾？！

這是錯覺吧，霍棋佑不是不愛原主的嗎？這些日子以來，他的態度一直很冷淡啊，而且連來探望她都不曾，如果說有愛，就太奇怪了，肯定是錯覺！

「怕痛，就牢牢記住我說過的話！」

不想再自討苦吃，他一放手，張若曦馬上退離他幾尺遠，也不再挑戰他的威嚴，靜靜的在一旁等待他宣判罪責，不是抽鞭子、也不是休妻，那麼再壞，應該也不會壞到哪裡去了。

「妳得到廢宅去自我反省一陣子。」

廢宅？那是哪裡？聽起來肯定不是個好地方，該不會是現代人說的鬼屋吧？還是古裝劇裡說的家廟？

本來聽到那名稱，張若曦還有點怕怕的，但一想到可以遠離這裡的妖魔鬼怪，她又忍不住有所期待。

那算是好事吧，對她來說，所以她欣然接受。

她的反應讓霍棋佑好不容易稍微舒緩一點的怒意又冒上來了，她就這麼迫不及待的想要逃離他嗎？

他絕對不會讓她稱心如意的，絕對！